雲溪居士集

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三

宋 華鎮 撰

書 十九首

上道守董大夫書

按宋史董必傳紓宣守荆南起邊事必與之謀亶卒必加龍圖閣徃代乃城通道等六砦此稱道守當即必也

某嘗謂昔之人即物以觀文因文而索實會致道術采擷其真取諸外以自牧使良心不喪而正性有養身加修而行成善無遺而德日進資之既博積之富矣則秉

時而從事推其餘以成濟民物故心之所營皆經世之業行之所施皆曩時之學雖有長才不越職以自盡雖有盛德不曠官以為高夫子聖人也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故天下皆有用之才在位多可書之功後世則不然學以為人仕以為已平居之所取者既其文末既其實溺于博不會于心前聖之美意不得其傳固有之常性無所養而彫喪出而從仕大者取貴小者為貧拙者守古而不可售

故害于事巧者殉物而不知守故害于義甲官冗職猎為托宿假途之地茍且歲月以希進例不以其事為事尚何有夫道以推庇於民物哉故特立之士鮮得而官事之成弗迨于古某不敏身承義方之訓得從搢紳先生遊預聞前言往行雖碌碌之地不足以言道竊不自量嘗思盡智畢慮隨其職以致所習然念志則美矣其為或疎非遇髙明之鑒閎達之度識照于上優容而養成之區區之心未易自效惟知郡大夫閤下術業貫古

聦明自成厚德兼容朗鑒旁達天下之士顧依後塵而托末光某備員小官獲在麾下輙誦所習謹詣堦墀麾獻

上道守曾大夫書

某聞傳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則仕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何者昔之人世世道相得時可以為則非特不自竄于寂寞之濱方且危言危行張皇禮義使有見于世非特言行禮義有見于世而已方且委贄受

爵服勞從事效智力以成天下之務非特下之人肯委贄而從事上之人亦有術以致天下之士苟有所宜咸在任使惟其非材然後困于貧賤故有道之世士以貧賤為耻某居可見之世挾可仕之資劣之所學長而肆之偶當有司之程式烏能傲明主之禄爵自放于長林豐艸之間甘昔人之所耻乎然筋駑節緩羽翮勿強不能高舉濶步度越夷等而困于碌碌每念聽訟折獄古之所難出納之吝今未為易法制律令條目多而文徼

輕重淺深常在一字頑民匿情挾爲僥倖一切機變百
態橫出縣吏高下其手依倚以射利金穀繒帛寒可以
衣饑可以食輸者求少而受者願多人有覬覦之心而
主守勿靳簿書叢委則欺妄還至朱墨之用適爲盜資
耳目之察智力之用容有不至又學古信書不熟世故
意之所不怪謂人亦然直行肆言不復顧慮自涉世接
物鮮偶多迕每思挂冠東門拾穗南畝要自適于野性
以全其真而私計有未便者未可驟爾嗟乎挾此具以

遊於世則已殆矣又況竊禄盛時分曹郡守乎非上之
人明照物表寛能有容録其所存不鄙其短殆未可以
無悔恭惟知府大夫閣下孔門德裔公族華胄生服名
教克世其美剖符爰来為此師帥聰明駿發威德並用
千里之内方受其賜某竊幸倫員掾屬託庇節下敢誦
所聞以修贄見之禮嘗思古之人顓晦之間不忘其本
前史以為美談謹録平日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
隨此塵獻非獨竊取鍾儀莊舄之義抑亦車塵馬足乎

昔宴遊之地干浼嚴威伏深惶恐

上湖南運使程大卿書

某竊惟協風時雨遲日清露散潤融怡以申勾發萌出潛起蟄者天地之柔仁氣也天地之德也疾風震電飛霜積雪鼓動肅殺以驅闢隱滯斂成華實者天地之剛義氣也天地之威也一仁一義時柔時剛威德相輔不執於一故萬物成而天地之道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先春而後秋好生而惡殺搖落之日萬物權輿炎

威如焚則時多清風朔氣栗烈則晝有愛日冲和之德歸於仁厚故能兼燾並載無棄于物屈伸往來變化不息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天人一氣也三極一道也君子善否不分好惡無用務爲含容和裕者可謂仁矣然常失之不武而難以濟功直指曲直深計利害秋毫之微不假于物者可謂義矣然常失之刻核而未冥于道惟明照諸理恕通于人情僞是非在物必得卷舒施舍依乎仁厚用之詳而無遺當而有禮乃能

體冲和之德而不詭于天地之道故至之者鮮而今昔
貴之伏惟運使大卿閣下以高才雅望膺名世之妙選
入叅府寺出分使寄秉金穀之權當一路之重寛以待
物簡以從事不動聲色終日温然而百吏赴功列郡就
緒此人之所鮮能而德之所可貴者也某備員小官幸
預屬吏之末可得望清塵而覘餘光熏沐高明之緒輙
誦管見并擇舊所為會稽覧古詩一百三篇繕寫詣節
下塵獻蕪音累句非敢以為詩也姑慕鍾儀楚奏莊舄

越吟稱道士風庶幾末忘其本也

又

某聞昔晏平仲遇越石父于途知其賢脫乘車之馬而贖之與之同載而歸至舍不辭而入石父請絶夫見贖之德甚厚不辭之失末大石父輕忘厚德而重責苛禮君子賢晏子而不以石父為無厭者謂士之待知己者詳也某之在閣下之門非姻婭之餘非故舊之末非鄉黨之近又非素所承教文席之間者一日與牒偕來為

部下吏片言隻字聊記姓名驟蒙品題指為令器雖遠在數百里之外被以辟書引為台屬撥去目前之英俊斷而勿問不可謂不知己矣心有所欲言寧言而勿售難自外而不盡縱某之不肖未敢以石父自處寧不以晏子待閣下乎伏惟少迂聰明使畧叙其説夫求薦達者大則近名其次近利名利之際君子鄙之然下之人不以是為嫌而不求上之人不以是為鄙而不與何則以道故也以賢故也某之求者其説有三而皆未近于

名利之際何嫌而不言夫大人之門士所願及麾節所在天下想望不獨湖湘數郡之士某近在左右而不知求于門下是不敏也傾蓋之間有蒙任舉親被禮辟孑然獨遺人其謂何自致疑貳是不智也偏親戴白年在喜懼倚門之心視日如年漂泊數千里之外安其目前不圖分寸以報罔極之德是不仁也迫此三者尚當默默于知己之前乎某新被辟書復干薦牘其求無已有越石父之為故引其說以自達伏惟矜憐特賜收采幸

甚幸甚

上湖南張運判書

某嘗聞培塿無松栢之材蛟龍非池中之物衰微之世乏非常之士非常之士不汨于常人之選昔者世道陵遲彝倫勿叙金玉之質困于無作聰明勿開而與瓦礫同盡成才純德養高全身遠引于深閑之地而不以物自累當是時雲梯要津往往一介之所能及故郭隗登黃金之臺陸玩踐鼎鉉之任至乎聖人繼作道隆而化

成異人並生茅茹彙進四海之内賢人衆多肅肅兔罝可以為公侯之用而況于在位乎當是時龍騰鳳翰超絶塵軌被特達之命居不次之選者咸有高才碩德所能自致故周名之徒貴極當年而名載後世國家七聖相繼神化方行百有餘年鉦鼓不聞而天下惟俎豆之習熏陶涵養漸摩淬礪仁義淪于骨髓文藝熟于耳目風俗之美不異于成周之盛時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方今之時信乎其為濟濟矣君子非有大過于人者

惡能自奮于高明哉伏惟運判大夫閣下識照疏通資
術閎達量極溟海氣干虹霓入踐諫垣出分使寄坐取
貴仕不以累日度越夷等平步高華天下之人想望風
采某備員小吏獲在部封得瞻拜階墀稟聽教令輒誦
管見詣節下塵獻

又

某嘗聞漢高帝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
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言天下雖已平為之者

不可以乏士也又聞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此言明時少而暗時多君子從事不可緩也何則内有百官之富外有四海之大上之則經綸燮理道術之微妙陰陽之變化待焉下之則形名度數有司之所守者一不可廢雖有堯舜之聖其心智思慮股肱耳目之力不能徧爲其所當爲必得天下之士因其材而任使之然後無曠故明主以是爲先務而急于得賢誦先王之言傳聖人之道者俯仰傲睨

自適于丘壑畎隴之間與鹿豕同盡孰若胥金鳴玉揖遜朝廷之上使斯民沾沭其緒餘然而非治世不能用也唐虞而上書傳所畧無得而言已夏后氏以來可述焉三代之盛幾二千載可為之時六七君而已絡周之後莫盛于漢唐七百年間惟文景武宣建武永平貞觀開元之際是為平治而未足以比隆三代也自昔明時何其鮮歟故君子競之伊尹幡然于莘野甯生叩角于齊郊斷非偶然盖有為矣今天下為一明聖當陽率堯

舜之道而經湯武之業寸短尺長咸在器使綱絡四海
蒐其英髦近則執政侍從之官以科目薦賢遠則部使
者郡二千石以察舉貢士此昔之懷奇抱術之人思望
于千百年間而不可得見之會也其可失乎某幸生斯
時粗聞先王之道齒髮未變筋骨方强駑蹇之材庶足
驅策備員部吏既數月矣賴寛厚之芘尚無過尤閣下
以高才雅望簡在宸慮銜命分臺總一路之重實司貢
士之權某于此時乃蒙賞識引置左右得朝夕瞻望餘

光在其所求不可以走越之南燕之北也惟當俯伏門下而俟命焉伏惟矜憐特賜采録無使歲晚抱遺恨于盛時幸甚幸甚

上湖南運使書

某聞古人有言荆山之下以玉抵鵲非惡玉而不知貴為其多而輕用之也抵鵲以玉則夫取之以為璣衡圭璧環珮琯磬所以占稽天象鎮撫邦國表異容服薦和郊廟為人主治天下之大用者非連城垂棘之美不在

此選已恭惟熙寧元豐之際盛德在上真儒為輔異人並出多士濟濟奇偉特達充牣朝廷何啻荆山之下當是時明公春秋方壯擁使者之車總神州之重非有脫穎之才逸羣絶倫見賞于君相宜適于時用則何以跨越等夷平據要津用能風采駿發名實時茂眷注攸在士論歸重真當世之奇才一時之偉人已好善之士莫不想瞻威儀而聽教令言動之際期有所獲以發蒙礪鈍成所未成某雖不敏劣蒙義方竊嘗有意乎為善之

益管祿湖外幸會旌旆之來曾不離于户庭而旦暮預聞緒言瞻仰行事親炙之地孰越于此與夫羸糧褁足躡屩擔簦歴千里之逺甞重趼之勞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敢不祗誦所得蘄見于節下拙詩一編以備禮贄蕪陋褊迫塵浼威重伏深愧汗

上湖南提刑安學士書

某聞舜有天下舉才子十六族以自輔而天下治臯陶才子之一也傳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在舜之時

特以舉臯陶云者以其賢之大者云也臯陶之賢在十六族為尤故智足以為帝謨與大禹之言並存言足以賡帝之歌雖稷契之徒不與禹辭天下獨稱其為黎民所懷臯陶之賢大矣命九官而使之為士者慎重于用刑也以臯陶之賢而為士猶戒之曰惟明克允舜之用刑可謂慎且重矣蓋受命當極于養生齒者其德天合而中心好生先春而後秋尊陽而抑陰斂藏肅殺之氣時以成歲而不主于用者天之行也故聖人佚之以致

其庶子之以致其富漸摩誘掖達之仁厚壽考而後已頑嚚不悛寇賊姦宄越明教而敗善良者然後從而刑之猶謂文密而易深情微而難得曲直或遺則輕重誅釋之施不稱于物而民失其平故尤慎重而不忽自有虞氏以來世選其任而高華茂實代有作者在成周則蘇公表于前呂侯訓于後在漢唐則釋之振持守之譽戴胄著平允之績國家明德慎罰尤致其詳省有司寇寺有大理欽恤之意已盡而猶以為未自圻輔達于海

隅復分設憲臺董司綱領長才偉望著有成績之君子乃在其選公卿侍從清切之地須才則此焉是取朝廷所重故搢紳貴之伏惟提刑學士閣下挺兼人之資濬世德之美夙登英轂歷踐榮途言用有成選寄攸在入參天府出揚使命天下之士想見風采某備員小吏獲隸部封得瞻拜階墀禀聽教令輙誦管見詣節下塵獻

上湖南運使柯少卿書

某竊觀自昔分朝廷耳目之寄總一路之紀綱維制郡

國導合中外以成一家之治者皆當時偉人乃在此選
受命之日登車攬轡則莫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其
摧姦扶弱因革興廢必在大體小節末度往往置而勿
問故風力如霜千里歛肅德侔冬日善人好慕磊落之
致照映當年貴名書于竹帛雖數千載而芬芳彌新令
國家析天下為數路設使臺而監統之雖以金穀為名
其所以委而任之者非直轉輸而已一路之内政事之
修否可論也風俗之厚薄可觀也官吏之賢鄙可察也

人才之遺逸可收也自郡太守而達于民使者之權行焉任寄已重故妙選高才然後付畀恭惟運使少卿閣下以楙德鴻儒揚光發輝于多士之際高視濶步度越倫類夙登要路歷踐外臺凛然有昔人之風節識鑒閎達豈惟用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之間為哉必將收其大者遠者有以震動風俗裨益朝廷以稱任寄之意某不敏嘗承學乎搢紳先生預聞道術之萬一盛明之世齒髮方强未能自棄于林下幸備員屬吏可得望車塵

干典謁輒誦所聞修贄見之禮瀆冒嚴威伏深惴慄

又

某聞察萬物之情偽舉百工之事為以成濟天下之務者必有股肱耳目之才為之視聽經營以備其用傳前修之道術通今昔之變故適當于世之用者必有鱗翼埏鎔之主為之揄揚陶冶以達其才故欲治之君勞于求賢藏器之士務乘時以自致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淘汰庶官而用之故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冢

宰三歲大比詔王誅賞以進退羣吏而選士故克倡九牧阜成兆庶漢興唐虞既遠而考績之法亡冢宰官廢而大比之術不復于是建察舉之制以網羅蒐獵多士三府光祿主其內守令刺史奉于外故四百年間亦號得人後世因之莫能改造國家以執政之官侍從近列不足以周知天下之士于是重藩宣之任尊外臺之權委以選掄尚無遺逸閣下以至公存心嚴奉朝廷之意期乎得人志于報國膏粱寒素疏戚之辯不以間于胷

次惟其善之是取此千載一時人世希濶之會也士務力于學長成其名仕籍既占榮途可致當有道之盛世會至公之大人不知先鳴而自歸揭價以求售真自棄者可謂智乎某不敏困于小官十有四年矣非敢後也求所歸而未獲今則獲矣不可以默輙叙所聞仰干下執事伏惟矜憐曲賜采擢塵瀆尊嚴不勝愧恐

上湖南運判張朝散書

某嘗聞物有欲之而莫致事有任之而自致者雖違從

之理隂有真宰倚伏相因聖人莫違達識之士計之自已可以泰然遣放而無所欣怨然齟齬所遇之初拂其心志則雖有寛衷不能恝然無感邂逅相值之際適其所求苟非木石莫不欣快此有心之所同然而古今之情相似者也某誦是言也久矣而乃今見之何者子長傾平仲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昔人有好異世相求况見而知之可親炙者蓋有甚焉某曩在會稽常得戢裾崇閎容際德表而閣下粹容和氣溫其如玉話言厚禮

謙以接下忘貴勢之重使人自畏而事務舉某竊不自
量輒髙下風之義願親執鞭之役然於斯時被命淮甸
不在封域之内思一瞻拜車塵曾莫可得此某所謂欲
之而莫致者也某雖不肖務承義方之訓長竊師友之
益窮經學古操觚綴文亦有日矣而言行才貌與之兄
弟者往往躡等踰級步趨要津而某策名七八歲從仕
四三年曾不能髙足濶視取先等夷養修羽儀翔翥聲
釆方且側翅俯首卑飛緩步乎左僻閑冷之地徒乞三

釜以給甘旨其所以自為可謂任之而不較矣而茸職所屬乃在使臺昔之願望積歲莫致者一朝獲之此某所謂任之而自至者是雖天實為之而巧者不能以智圖强者不能以力禦會其至時意有適遂則志士仁人之所欣願某今豈得若木石然哉竊聞昔之人有見于尊上者必有贄贄者所以自致也某方得從屬吏之役趨走麾下敢誦其所遇于事者以為手實而羞于下執事伏惟少賜省覽干冒威重戰灼之至

上潭帥李學士書

某竊謂正性之美有生之所同得安榮之行有身之所同願親睦之懿有家之所同欲官事之成有位之所同求此四者天下之常情今昔之達好也然爲之而有獲者嘗鮮望之而未見者嘗多則亦有道故也有之者易無之者難夫弓矢在御質的既張求中于百步有力之所宜可然而羿特以妙聞繩墨誠陳斤斧先利求善于一輪之上有指之所與能然而輪扁特以名顯此皆以

道然也射小藝而斲賤工必有道而後善成性以修身正家而從事德業之大豈無道乎故君子貴知道道烏乎在曰道至虛而無形萬物由之而不由于物故無乎不有而無乎不在其上在天其次在地其次在人其次在物動者植者有情無情有形無形昔之人知其然故觀象于天觀法于地明晝于人物幽及于鬼神陰陽往來四時變化山岳峙結百川融流木刻金銷林生風偃泥行而艸伏雲飛而川泳有可觀者無所不容又況六

經之微言百氏之高議方冊所載道術攸在乎故積厚而施博器大而用無方感物而動必中于律孔子聖人也曰我學不厭蓋知道之不可盡也伏惟知府安撫學士閣下挺高世之姿挾通儒之術生于華旦俯拾貴名才既美矣出分使寄布宣王靈專方面之權兼仙殿之貴仕又顯矣然而好善如不足嗜學而無怠歌舞之伎不蓄于内毬馬之玩不閲于外鎮撫多暇則優游辭林偃息文囿夢想姬孔詠歌顏孟以卒歲非知道者烏能

與于此哉故善無遺而德日新長才之施無適而不可
高華茂實照映中外隱然為國之器某備員漕屬獲在
大府得拜伏堦墀稟聽教令輙誦所聞詣節下塵獻

上湖南運判曹司勲書

某嘗讀傳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夫富貴貧賤外物
之儻來時命之適然者也無益損乎其德君子何耻之
有葢世道相得則賢者必進而不肖在所棄當是時獨
困于衡蓽之下則君子耻之非耻夫乏財而無位也耻

已之非賢者也今天下清濁異流白黑不混坦夷公正之路杜絶羣枉之門俾君子幡然肯來不務晦密而自遺于下可謂有其道矣故任天下之重者不耕于有莘之野負鷹揚之畧者不釣于清渭之濵雖偏州下邑莞庫之徼咸得實材隨器任職有足觀采則夫仗節將命分方建臺朝廷遴簡為天子之耳目使之聰聽明視于四方萬里之遠將以周知天下之故者非一世之偉人不在此選古之人有誦其詩讀其書想前世之達士雖欣

慕與之執鞭而不可得者幸而與之並生則有燕越相
遥貴賤異勢羸糧裹足百舍重趼掃門夜半執器堂下
而後親者可謂勤且汙矣古之人不以勤而不勉不以
汙而不爲者以道故也道難得而易失時既往而不再
故君子競之某不敏早被義方得從搢紳先生遊竊知
道義之萬一再塵鄉書獲綴英榖棲遲禄仕踰十五年
嘗思會時盛明齒髮未晚期有所立少見于世不與鄉
人共盡于碌碌故不敢以愚陋踈賤自後于賢達之門

庶幾品題以成其志恭惟運判司勲閣下宇量高世術智徧物水鏡無隱權衡其平以望實華茂而當盛時之妙選有志之士想見聲采為屬吏者得在部封已足欣快又況某承乏使臺日居節下被教令之警策覩威儀而象之曽無昔人之勤而所得過倍不宜自棄而後衆人之進也伏惟矜憐幸甚幸甚古詩一通備贄見之禮單淺蕪累浼瀆臺嚴惟愧惟懼

上邢龍圖書

按宋史邢恕傳蔡京當國經營湟鄯欲使恕立方面之勲起鄜延經

略安撫使改涇原

擢至龍圖閣學士

某嘗謂事有初非而終是物有遺細而收大理勢或然乃今見之某去歲調官選部被命春陵出國門而來延首長望雲天萬里莫識所在訪其地則三湘之南五嶺之陰屈指而計道途之數則十分萬里之三爲驛五十有九由會稽絕淛河而西遡流長江過重湖上瀟湘之源携幼負弱陵風波出于蛟蜃之藪登坂壟行于蠻獠之地三月而後息回首桑梓相去七千里而遠親戚故

舊音問之好非累月不通然而官不過曹掾祿不過斗升言名則僻不近人言利則世之人所通得兼享者此皆無有也其處事可謂非而于遺物亦多矣今沿檄衡岳之陽已事而旋道出永上竊聞之行路咸曰閣下厚德恢閎有容無阻凡潔己致敬干典引達姓字者皆得循牆歷堦瞻奉聲采輙自忘其踈鄙無不齋心滌衣敬造門下以俟進退之命某竊念㬉寧之初方在童丱西遊上國獲侍搢紳先生竊聽長者之餘論稱道當世豪

傑之士固已聞閣下之高名碌碌塵土間東西南北二十餘年曾未邂逅然而願見之心未嘗忘也倘于此時不以其不肖而棄遺之使識眉宇而獲聞緒言則某之處事初自以為非者惡知其不為是其于物初自以為遺者惡知不收其大者事適于是而物收其大則是行也庸何悲此古之達觀之士理早見而神不驚者所以淡然與物委蛇所值無憾而欣戚兼遣者也雜文古詩若干篇以備禮贄浼瀆聽覽伏深愧汗之至

上湖南提舉梁朝奉書

某聞難得而易失者君子之時好簡而不可已者君子之言何則時以立事而言以達意者也言不出則意不喻意不喻則時不得時不得則事不成事失其成功斯遠矣古之人或歷聘于列國或五就而益强涉履艱難殫智力而不倦者所以乘時也或三書以自薦或叩角以長歌激昂困窮勞筆舌而無愧者所以致言也某有一時之難得者三而易失之幾甚迫不少自力則俯仰之

間已後時會故言之不可已者亦三盛德在上其道大隆三代以來乃今始遇此時之一難得也使某筋骨少衰志力不逮雖在盛世欲何所為此言之一不可已也令某四十一歲矣未定之器已凝强立之志既就積養而後至日化而不停此時之二難得也使歲月浸移跬步不進則强仕之期斯遠而駑鈍之質將儽憊而無所用此言之二不可已也依使臺之下侍至公之側親承重言矜恤濡滯此時之三難得也轅下不鳴伯樂他顧則

陶成之地不周而羇散之跡無以自振此言之三不可已也乘難得之機據不可已之勢言而有獲斯為智默而自棄斯為愚愚智之分在此一舉使五尺之童居此亦將自勉以有言某雖不敏嘗從搢紳先生遊預聞長者之餘論其敢自棄于不智乎彼往昔之徵言前修之陳迹閣下攬卷所飫揮麈常談者寧敢復言仰煩聽覽若夫高才雅望英華茂實士論歸重下民懷之者亦不敢稱揚萬一以虧大成姑叙所懷仰于下執事伏惟矜

憐特賜采拾塵瀆尊嚴惟深愧畏

上湖南提刑書

某嘗謂聖人因時而制法故弛張詳簡無一體君子觀法以制行故隱顯語默不同道堯舜三載攷績三考黜陟幽明成周之時歲終太宰大計羣吏之治而詔王誅賞修舉斯榮庸惰斯辱則士之進退在己漢興考績之法不復于是因察舉以蒐獵人才中都之士委之官長郡縣吏屬部使者二千石總之見知者升不賞者下則

士之用舍在人在已則求之已在人則求諸人事若殊途其趣則一知之者智昧之者愚時變何常理勢或異君子不可不察也國家本四代三王之美意修兩漢李唐之遺法遠師治古近切事宜天下之士由掾屬裨佐之微達于刺史倅貳之貴雖積有歲月閱其勞效必資保任然後序遷加以百年太平七聖相繼陶冶漸漬賢人衆多英邁無所騁其長不才知勉而有逮立談皆宰賜之耦從事多冉季之良不知先鳴上干朗鑒悠悠歲

月未易有聞恭惟提刑某官閣下以器識宏洪雅實高華簡在清衷分總使寄求士以報國為官而擇人朝廷之所望于閣下閣下之所以為己任者也下車之日有志之士莫不仰首伸眉思曳長裾于門下齒下客之列夫牛角之歌不發則齊人無以知甯戚之賢堂下之言不聞則鄭客無以識騣蔑之善某不敏不敢自比于二子庶幾先鳴不失時會伏惟少加憐察幸甚幸甚

上宰相書

某嘗聞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猶己推而納之溝中昔之大人得志澤加于民者其自任如此之重其周物如此之勤何哉道在而時可以為也已能拯人而人有溺而不拯者何異乎自我溺之也已能食人而人有饑而勿食者何異乎自我饑之也已能澤人而人有不被其澤者何異乎自我推之也故曰道在我而時可以為也昔之大人視天下之人如是之周其

有嘗獲散迹門墻徹名紹介許侍坐末時承話言者其視之當有加矣恭惟僕射相公抱禹稷伊尹之器位堯舜成湯之朝言聽諫行澤加民物四海之内一有不得其所者咸跂踵延望引領長鳴有待乎盼睞之重矧如某者分雖疎賤然早獲參侍猥承顧遇之私中心有懷不宜默默自棄于左右輙叙私悃上瀆鈞嚴某偏親在堂年踰八十輟禄而歸養則家貧無以備菽水之奉迎侍乎遠方則道途非老者之宜在吏部條格例得便地

然到闕數月桂薪玉食擔石將罄便家之地曽未獲見使或值之當見奪于前列未可以日月計也而地老弱踰二百指咸仰哺于一身進退之勢無異乎饑溺溝中之人今竊見吏部監當闕有越州稅務注監當資叙人在格親年八十者情願折資監當則許不限本貫指射某雖思赴部求擬必為前列見奪不可必致伏惟僕射相公體禹稷伊尹之志軫饑溺溝中之念特賜化筆曲加陶鑄俾獲禄養不失其所㠯勝幸甚塵瀆鈞嚴下情

伏深愧恐之至

上蔡左丞書 按崇寧元年蔡京為尚書左丞

某嘗聞自昔當歷數而踐大寶發揮其真善利萬物光臨四外格于高深餘澤覃于子孫猷訓聿于後世酌之不竭久之彌新者必有明哲為之輔相同心一德協于謀謨相與經綸而濟之故在黄帝時則有若力牧在帝堯時則有若四岳在帝舜時則有若皐陶在大禹時則有若伯益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在高宗時則有若傳

說在文王時則有若閎夭在武王時則有若太公在成
王時則有若周公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是故黄帝
尭舜三代之令主世異而道同事殊而功相若雖步驟
馳騁煩簡質文之迹應時而造者猶樝梨橘柚之味若
光輝謨烈之善美則莫得而異已秦漢以來聖人不作
于上而名世之士亦無以見于下雖文景武宣建武永
平貞觀開元之隆號為君明臣良近世之治要之徳澤
事功未見有以比隆三代之盛者此君臣所以有千載

一遇之談而道亦有千載一隆之論也嗚呼熙寧之初
元聖當極撥去近習獨見古治取天下之真儒付以鈞
軸當是時荊國公應時爰集奮然以天下為已任祖述
堯舜之道德憲章文武之法度新美治具以迎太平十
有餘年庶政具修中外底績至于元豐天人交通協氣
久塞時和歲稔黎民於變皥皥乎三王四代之盛際已
紹聖之初今天子始親政機將繼先帝之志而述熙寧
元豐之事舊德元老悉在四方首詔閣下歸詔近密不

閱歲月遂承大政者豈不以帝王之功必資哲輔論道
經國荊國之道高明微妙通達今昔者盡在乎閣下乎
惟古之聖人由周公而上其道皆見于行事以利澤當
年而傳示後聖至于孔子不得其位始作六書以寄之
微言後世知書言之要得聖人之傳者由揚雄氏以來
千載之間寂寥無聞惟荊國具豪傑之材不待文王而
後興秉燭智之明不汩流俗之近習攝枝葉于大本據
長源而觀流合異散同一槩諸聖昭正色以發矇瞽之

蔽振大聲以警聵聵之塞使學者復見天地之全古人
之大體此不世之會矣某于是時迫切賤貧不得裹糧
掃門親炙善誘每一念此則痛自咎恨達于夜旦夢寐
勞役而不寧雖嘗竊取其成書而誦之適如瞻仰昊天
睥睨滄海第見日月星辰晦明出入長波高風飄蕩無
畔曽莫覩其運用而識其際量古之人不務追其往而
務圖其來者追往無益而圖來有補也來而不圖重自
棄也恭惟左丞閣下抱古道術爲時儒宗宣明大猷不

拒後進天下之士有志周孔之業者莫不趨望墻仞想
聞緒言夫鈞衡之地非洙泗之上變理之日豈誘導之
時州縣卑品蓽門晚生忘其越禮而輒自敢進者誠以
往歲會稽嘗辱禮遇近叩典引復容通名隴坂峻嚴末
棄疎賤輒繕寫舊所為六經論六篇上汙几席儻恕其
僭易矜其好修論道之餘惠賜觀覽敢期他日必至于
巧庶嘗過大匠之目歷規矩之下或賜隱括遂幸知方
祇伏門闌以謹俟進退之命塵瀆鈞嚴下惟伏深戰慄

之至

上林樞密書 按宋史林希傳紹聖初章惇使希典書命逞毒元祐諸臣累擢同知樞密院

某聞抱器識者銷聲而不出晦迹而獨往則不玉不石介乎才否之間全吾真而裕諸內苟涉乎世必有所立以成身善名貴白當年而托于不朽傳有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三者君子所以成身而善名者也德出乎道功成乎事言也者論道德而濟

事功故等有上下序有先後兼之者君子之全美得一者所遇之時會世平政成天下泰定中外小大率安故常則日新厥德以益其厚事變蜂起利害交搆新故不並厭慕異情則時底厥功以濟世道或勲德事物可頌可記或彼已勢隔指意不通或道散法亡埋籍傳載或懷才篤義失職離愁必發乎聲言雜為文采及夫成濟政事導揚聲敎糾合上下協和神人形為簡書貽訓後世使斯文不墜大猷有傳觀之者因迹以會心聞風而

興起則言之所補未愧功德故君子因時而成業易地以計功優劣之差不主于一某也不敏妄意作者之業狂鳴無當罔知尺度常恐引費歲月不及門戶恭惟知院樞密閣下以純德通才宗儒碩學秉文之律爲世師範權衡所逮錙銖不遺片言品題天下咸允曩歲臺旆節制東吳某于是時嘗持所學上汙几席猥蒙激賞謂有古風星霜變移逮茲五稔中心銘藏靡日不思感知音之旣遇識文藝之蹊隧雖塵勞坌冗每加鞭自篤罔

敢或棄嘗思典謨存而唐虞之德明歌貢作而神禹之功著商周之世頌聲並興迄于漢唐咸有稱述然惟舜禹為盛身致大寶湯武之興甚資世業高光唐文經營戡定備嘗險艱成功肇基用力甚厚而子孫傳之為數雖多肯堂構者或三四世或一二君而已世平道隆曾不百年恭惟本朝受禪創業同符虞夏七聖繼作善美洊增光大安榮踰百三十餘載彌昌彌熾功德之盛度越前世遠矣某不自度量忘其鄙賤輒罄竭單淺策礪駑

鈍作神功盛德頌一篇聲采蕪纇聞見寡陋不足以識
其形容揄揚大烈備國史之美庶可與耕夫樵叟擊壤
鼓腹吟咏于畎畆之間耳尚念綆短汲深力少任重簡
不備物狂過乎中斐然莫裁塵涜盛大謹繕寫詣鈞屏
塵獻伏惟帷幄密嚴籌謨餘暇俯念晚學嘗在所賞特
賜盼睞倘蒙一言之教俾知當否德貺之重實踰丘山
伏惟矜憐幸甚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貢生臣 王兆泰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四

宋 華鎮 撰

書 十四首

上蔣樞密書 按宋史蔣之奇傳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

某生十有一年知學爲詩二十歲而會朝廷更科舉之法以經術論議取士八年之内兩上而後成因尋繹舊聞以成夙昔之習當是時集賢學士給事中程公守越之三年被召赴闕程公近世詩人之宗匠也於是越之

能詩者皆有篇詠以餞其行長句短闋蓋以百數某亦勉强搜綴與賔客旅進比閲衆製獨見稱述殆及終篇屢蒙激賞謂有作者之趣許以他日之名誘掖諄諄俾毋荒墜某嚴長者之訓感知音之遇早夜自力庶幾有成雖苦心甚勤而未能自信日徯師範訂其是非曩歲樞密先生總六路之大計建臺江淮之上某幸備員郵縣適在封域之内時得望使車承教令每念當世鴻儒鉅公提衡鑒主宗盟於翰墨之林使後進可以辨惑釋

疑見堂奥之所在者莫先於門下輒懐數篇進干典謁
先生擴敦大之德以誘進爲務忘其疎賤僭易之昔與
其好學修潔之識借以重言爲之榮觀既辱許可又翦
拂之遂以名聞收置諸生之列某於是時心地了然無
復疑滯德賜甚厚常思有以爲之報稱雖綿力弱羽未
能遐舉遠至困於塵勞東窮滄海南薄沅湖崎嶇道路
之修涉歷私門之變憂悲勤瘁無所不有自違門牆屈
指于兹十有八年亦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初

心舊聞未始一日而暫忘感物興懷必自勉率以成篇什今輒取五言七字古律歌詩自兩韻以至五十韻合一百篇謹繕寫爲一編詣門下塵獻伏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樽俎折衝幃幄多暇暫迂鈞重少賜省覽曷勝榮幸之甚非謂有少陵驚人之佳句吉甫穆如之清風可以進瀆聰明動回盼睞聊以見門下鯫生雖離教誨爲日滋久知服明訓不忘本心自强汩没之中少稱平昔賞遇之厚耳干冒鈞嚴伏深惴慄

上蔡樞密書 按通鑑崇寧元年蔡卞知樞密使

某嘗聞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之功與鬼神相似紀綱世道其用大矣故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六經載堯舜文武之道遭罹秦變詩書春秋易皆有見於今獨禮樂之書不傳其所傳者雖非前聖之完書蓋有所受而後作若中庸王制之篇其言有倫其指可述無詭異於聖人之意詩書春秋之類也惟先儒之訓好詳其末而畧其本不能

深探遠索以發其妙微爲可嘆息中庸近世言之者多王制之篇可得而考也某不揆單淺寡陋簿書之暇懼爲自棄時以管見測其微言書之簡編以備遺忘然未知狂易妄作果有當于理耶果無當于理耶想見宗師質其是非積有日矣恭惟知院樞密閣下體孟子之淑質傳仲尼之達道起于百世之下獨見聖人之心片言所稱天下取信某輒録所爲王制解繕寫爲一編詣鈞屏呈獻伏惟樞庭豐暇籌畫之餘特賜省覽倘蒙貸其

僭越與其好學寵賜一言之教俾知義理之歸永釋決
疑有見乎道則銘藏心骨沒齒不忘伏惟高明曲加幸
察

上通守林大夫書

某聞主大器者不維持以一手足之强不聽聽以一耳
目之力不經營以一心智之慮仰掇俯拾旁捜遠采合
大小併戚疎而駕馭之故優游無爲而名實大集然內
有百司庶府之夥外有四方萬里之遠其左右之宜長

短之稱愚智之異稟賢不肖之殊狀焉得人人而識之委而不問則病斯民而落吾事隨而殛之則殫我力而弊不勝君子至此則何以異哉亦加之原省而已故三代而上敦考績之法兩漢而下重察舉之制雖步驟殊時王霸異效至于為官得人因才底績千載之間咸有可觀國家列聖繼作俊哲來相討論建設曲盡變通稽古以為經觀時而備物上因唐虞考績之典下采兩漢察舉之法中外官吏歳書其成資序有遷必責保任省

臺寺監有長有貳一路之重付之外臺州郡之權在守在倅此腹心耳目之寄朝廷之所取信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而圖回太平之基者也故選命所及皆一世之偉人風采英華磊落相照恭惟知郡大夫閤下抱任重之德懷周物之長才止水操鑒權衡有辨雲陰河潤敷及下僚翦拂吹噓受賜者衆某幸以不敏備員部封訓迪矜容久私餘澤今瓜期伊邇代者在郊歲書之成已賴寬假獲逃敗壘保任之賜輒不自量竊有望于門下伏

惟高明曲賜幸察

上淮南提舉書

某昔嘗誦詩見行露之篇美召伯之聽訟其智明之所燭至于雀角穿屋細微之間無所不察固已善矣迨其進也又至于鼠牙穿墉幽隱之地必得其情靡或有違每掩卷遐想欣慕斯人而親事之彌歷歲月乃今始得因知昌時盛世賢哲並生臨遇事物然後獲見耳某不敏早緣末學叨竊名第積久累日寅緣知音遂階寸進

備員海隅託庇下邑雖未嘗瞻望旌棨親承教令若飲
芳味醇則蓋有日矣常思奉法謹職以逭曠弛故上不
敢失明天子愛育下民之厚意下不敢狥姦細民撓棄
國家之良法孜孜終日畫誠竭愚以補不及極短拙之
力而後已前日不知闇劣不能輯睦小民俾之有言上
干聽覽聞報之際惴慄無地非畏人言得事之實第愧
疎拙獨煩裁處伏惟提舉奉議閣下德宇恢閎智明旁
達視聽所及情僞不遺灼知僉言誣搆非實斂秋霜之

肅借春律之和付畀州司究其虛實使部屬小官奉法謹事之誠得達于上姦猾細民扇惑僥倖之心不逞于下頌召伯之美又何加于此哉傳言人告曾參之母曾參殺人三至而信投杼而起某不肖砥身礪名曾無赫赫之譽竊禄部封未嘗拜塵道周望履門下愧非曾參之賢而猥蒙閤下不疑之義得越分稱幸甚幸甚區區官守無緣詣使臺稱謝輒誦所聞叙致誠悃干浼威嚴下情惶恐

上門下許侍郎書 按宋史許將傳徽宗初進門下侍郎

某嘗謂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號爲得人者莫盛于進士當是時謂南宮主文爲座主謂登第進士爲門生上之人崇得士之明下之人懷藻鑒之德揚揄品目至于終身敦尚恩紀子孫不替方其盛時爲官掄才志在公議不遺分契趨于篤厚得君子之高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尚矣厥後事變弊沿法生扇奔競之風開請託之路善謀者冒恥以苟得恬淡者

抱屈而陸沉公道既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浸成佻浮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之論有識之士以爲不然而病之國家剗近世之蕪穢要治古之真淳平昔弊訛一切罷去宗工提衡鑒以取士進退以文而莫知其誰學者應詔以干時務善其術而無待于外所取則天下之選所遇則至公之鑒其明之可㮣其德之可懐視李唐之盛時益有足貴而可尚者恭惟座主門下侍郎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之士以德業居元老之重秉朝廷之大

政爲邦國之光華踰二十年天下士民蒙被德澤名實之美可謂盛矣元豐初以尹京之暇榮主文衡某于是時實出門下奔走州縣漂流四方日月如馳幾二十載竊念當世之士以寸長片善被鑄陶之德者二十年間四海之内爲不少矣某也不敏早以試藝猥中銓衡嘗蒙薦名朝廷竊禄仕籍蹉跎歲月後于衆人退省其愚真自棄置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簿書之隙知惜寸陰時學爲詩浸

盈卷軸謹録所爲古律歌詩若干篇繕寫爲一編詣門下塵獻浼瀆鈞嚴伏深愧畏

上安樞密書　按宋史安惇傳蔡京爲相累擢同知樞密院

某聞士有辭令明辨文采溫麗博洽而多善敏達而有功可謂英俊之器矣然而言或悖理行或妨義不可以爲君子之徒者未明乎道也識内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尊所性之固有指徃哲而師之可謂明乎道矣然而利欲得以揺其中夷險得以變其行始若可述終或二三

不可以要歲寒之節者未能守之也山岳不能礙其視
雷霆不能亂其聽天下波蕩而湛然不失其常可謂能
固其守矣然而謀則悖利動則迕物得一世之所棄非
衆人之所是不可以致事功之實者居非其時也聖人
在上公議無壅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可謂有其時矣
然而碌碌徒勞坐費歲月功實不加于當年而名聲無
述于後世者未見知賞也故抱全美之才者貴明道知
道義之美者貴守節節義固矣得盛明之時遇知賞之

地高飛濶驟如騄驥之馳坦途鴻毛之倚順風平步霄漢而坐致千里豈不偉歟楊子雲曰傚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黜臣夷齊柳下惠聖人也得仲尼而後顯况君子乎故司馬子長曰非附髙明之士烏能自致于青雲哉斯言也談于知己之前則當而有功談于未知己之前則易而爲尤某不敏不敢自以爲美才而知道明義而有守者也竊嘗有意從事于斯焉恭惟知院樞密閤下亮直端方介然一德踐揚中外久而彌新某

曩歲備員湖湘早更趨事奬誘成就稔聞緒言寛假保全密依餘蔭雖日月不久飛驛還朝未蒙薦論俾預門下諸生之列許可之語銘藏心府至今不忘不可謂不知已矣伏惟樞機近密倚注日深選掄人才隆廣大廈正明主之所重閤下之所自任天下之所想望況如某者敢自棄乎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祗伏門下伏惟髙明曲加幸察

上執政書

某聞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君子豈以貧賤爲恥哉恥貧賤于有道之邦也天下有道則野無遺賢者必在高位而享有重禄貴而不賤富而不貧矣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君子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之微必曰道義不敢易其取予又況受世主之高爵享縣官之重禄極人臣富貴之勢乎必由其道而得之然後安處而不疑也秉天下之大政分徹侯之真封富

貴之資孰加乎此士君子得之于盛明之世而處之者其出乎道也明矣古之人贏糧裹足百舍重趼從老子于河洛之上束修以上三千之徒事孔子于洙泗之間者以道之所在也當是時周室衰微天下大亂時君不能用道盛德隆無所施于世老子官不過柱下史孔子位不過攝司寇四海之内知尊德樂道者猶從之如此之勤事之如此之衆則夫抱經濟之才會光華之旦膺明聖之眷注參機政之大權士民出于甄陶幽顯資其

利澤天下想望而依歸者宜如何哉恭惟某官閣下德業茂明器識閎達利用周物純忠格天中外踐揚名實光大進貳鈞軸益茂時雍搢紳悚瞻思見眉宇以爲榮覿某不佞竊聞盛德而仰遠業願登門闌望履舃承玉音之緒餘者積有日矣從事南北乃心未獲夙夜馳騖不寧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政府多餘閑閤待士龍版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謹繕寫拙詩一編以備禮贄塵瀆鈞嚴伏深愧畏

又

某聞王者營明堂建路寢其事重且大矣不得公輸匠石之奇則無以底其成公輸匠石操斤斧運繩墨其器利且習矣不得楩柟豫章之材則無所施其巧楩柟豫章穎堅端直小大並生其材良且多矣不在掄揀翦裁之列則亦老于澗谷朽於風霜與樗櫟同盡于大化耳故相須以成事者常相求以爲用而不能相忘于一世之間若然者豈直人之情也哉此天地自然之成理聖

人之所不能違者也是故聖人享神天之休得大寶之位據崇高之富貴圖久大之德業必求命世以爲股肱大人眷注所歸位在丞弼寅亮天地協和萬邦亦蒐羣才共熙庶績承學之士欣逢盛時片善寸長皆思自効庶幾有立于當年而不沒于後世是道也非徒今之時爲然禹湯文武之所以基成太平之功稷禹伊周之所以格于皇天上帝三代之士所以直已而行者皆由此途出也故上之人不以干祿之士爲汙下之人不以爲

人之行爲耻上下相濟以立人之道以相天之事可謂達矣恭惟某官閤下識亮高明德宇恢博才周世用道爲儒宗茂實英聲聳發中外純誠直節簡在上心入秉政機道化彌遠豈徒運精神動心術自勤一已之聰明以濟事功之美哉蓋水鏡之明立照白黑權衡之運坐分重輕夸誕者不能惑其中機巧者不能倖其得有以鑒裁人物收而用之故能不勞而成享丕績某不敏不敢自以爲可用之才也然生始光華之旦幼被長育之

教聞先生之餘論希往哲之行事涬磨榮礪積有年矣
顧私陶冶之德與多士周旋于盛時實有心焉漂泊江
湖未緣自致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嚴密許容進
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伏惟鈞慈曲加幸察古律歌詩
一編繕寫塵獻以備禮贄冒瀆鈞重伏深愧恐

上蔡樞密書

某嘗謂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困於旅人無其位以紹
隆先聖王之業閔周室之將墜悼王道之不明後世無

所稽若而前聖之緒不得其傳于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修六經之書以載其道於百世之後有聖人作因其言而會其意則伏羲以來至於周公衆聖之能事歷世之良法可舉而行其道甚大其功甚茂不可誣已百有餘年而處士並興橫議蜂起楊朱墨翟奮私智倡邪說以簧鼓天下塞仁義之達道翳日月之大明孟子懼而闢之振雄辭以息邪說敦一本以正人心使孔子之道明萬世之下得所考信復見天地之心全古人之大體

者孟子之力也故議其功者以為不在禹下嗚呼文武之後聖人不作于上孟子以來真儒不起于下亦已久矣故歷漢與唐千有餘歲雖苟安粗定而功業卑陋無足觀采恭惟神宗皇帝體堯舜之聰明挾湯武之勇智慨然有為修復治古荆國文公掾孔孟之道術濟伊周之事功同德一心諫行言聽稽成周之法度酌當世而變通以利萬民以厚邦國以光祖考以事神祇紀綱具舉貽謀孔嘉可稽可循奉以周旋萬世無斁元祐間二

三異意盡取而紛更之按元祐元年二月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罷青苗免役諸法曾不旋踵掃地俱去使上智扼腕于寂寞之地下愚波蕩于奔競之途中才之人首鼠于兩間而莫知所歸宿先皇帝患之首召知院樞密入參政柄明國典以昭示天下振丕緒以緝熙帝業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顯于世者閤下之功也按紹聖元年時哲宗始親政首召蔡京權戶部尚書復免役法鎮所謂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顯於世者也然考宋史京未嘗典樞密惟崇寧元年京弟卞爲樞密使亦非首召且書中所稱乃元符以前事與京行事皆相合豈京名爲尚書亦兼樞密史偶有闕文耶元

符末年横議復興籍籍譸張圖壊成烈主上天錫睿智灼見是非羣言孔多淵衷不惑復倚元老入總樞機謀謨嘉密朝夕啟沃神考之志有繼而無墜熙寧之事有述而無廢文公之道益明而利澤施于無窮按元符三年春徽宗即位向太后臨朝用崔鶠陳瓘等言罷京等鎮所謂横議復興者也建中靖國元年復召京爲翰林承旨崇寧元年以京與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尋晉尚書右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籍元祐元符黨人禁元祐役法復紹聖法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復方田法皆京所爲鎮以爲謀謨嘉密朝夕啟沃文公之道益明者也仰惟閣下之功不在孟子之下天下有識莫不稱誦

願登門牆望履舃瞻聆金玉之聲采以觀日新之隆治
況如某者曩在會稽早蒙顧遇誘掖奬借竊私德賜之
尤厚其敢默默而自棄乎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屛
深嚴許容進謁祇誦所聞敬伏門下冒凟威嚴惟深惴
慄

上蔡僕射書 按崇寧元年秋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大觀元年爲左僕射

某聞昔蔡中郎南遊得煙竹焦桐于鄣亭之上旅爨之
下翦裁斲削穿剔而絃徽之皆不世之奇材雅樂之良

器極天下之選者由是貴顯于當年傳寶于後世至于今千有餘歳其物雖遠其名嘗存而不忘夫南方山藪之國地宜桐竹林薄之生暢茂而衆多由中郎以前不知幾千百年矣未聞有笛材琴幹如是之美由中郎以來又千有餘歳未聞復有見于世者豈天地之氣獨爲中郎而并生是二物或曠世歴年如是之多豈無或得其粹和之氣以成夫質幹之良哉然而無有聞者中郎不世得而知音難遇也桐竹之微樂器之末知賞之遇

其難如此又況于人乎此懷才抱識之士所以殷勤歎息於斯歟恭惟僕射相公以道義尊人主以經術斷國論以文雅飾吏事以識鑒掄人才顧盻有加頓生華采緒言所及坐逸太霄士之依歸無越門下某去歲輒以拙詩修贄見之禮初惟僭易懼不自寧洎獲進謁乃蒙以獎誘晚學成就後進爲意屢加激賞謂得少陵之格華袞之榮不惜一言俾廣坐搢紳改觀駭聽幸甚幸甚夫明乎得失國史之良登高能賦大夫之事文章粹美

五字尤難河梁以來善者無幾元微之元和長慶間以詩鳴者也其稱少陵之作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利天下作者以元爲知言少陵閎深博達兼盡衆善若斯之懿其格在詩則又高矣如某之蹇淺豈足循其涯涘而測其淵源哉然念文章宗主邦國鈞衡輕重所加天下取信許可之際斷非偶然自欣所學驟遇知音雖勤苦有年而初心不負幸甚幸甚當日即圖修禮敬伏門下拜謝

屬有中吉舉明舊章某以官卑不在請謁之例尋蒙恩邑宰東歸待次私心未致終夜悚懼不瞑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猥蒙鈞慈曲許其進宿昔所懷得遂致于門下幸甚幸甚重念盛時難得知音不易遇天下顒顒孰不想望願被陶鑄之賜況如某者嘗以片言誤蒙激賞豈能恝然無心甘自棄于溝壑之間借餘潤依末光庶幾少見于迓衡之世此方寸夙夜所不敢忘者也伏惟高明曲加幸察塵瀆鈞嚴下情惴慄

上西京運使李龍圖書　按宋史李常傳元豐中加龍圖閣直學士

某聞太上之治不可試於五帝唐虞之政不可行於三代故三皇以道五帝以德夏商周尚功是數聖人其迹甚不同其趣乃歸於一致者達時措之宜不狥其虛名而賊其實效也故古今之勢事變之理君子不可不知夫國家經費在兩漢盛時去古未遠已不得比於成周矣況今日復在兩漢千載之後其可以捺膠柱之談以應日新之事乎且今日之事百官之衆非古之比也兵

屯之制非古之比也河防之費非古之比也邊境之備非古之比也此特槩舉其大者若其餘與小者又未易以一二數是皆不可少損而暫去之古之人制國用也量入以爲出今之財用因其爲出之方與古不同如此則其入安得守古而不少通變乎說者多以摘山煑海鼓鑄榷酤之法起於後世謂用之不淳於古去之無損於治此乃拘儒所以見排于達士使文武之道曠千載而不獲者也夫關市譏而不征由商人而上皆然至周

公則征之惟凶荒札喪乃弛周公之政豈亦未淳於古而不可以爲王政乎故君子貴達乎古今之變也前日國家去一二掊克之吏削法禁之甚密求爲中制使公私兼濟君與百姓並足而已官司乃億度朝廷俛仰觀望以爲國家方以寛弛爲務我當起而應之庶幾有以動上官之耳目得朝廷之深意一切覬望以濟私欲乃不知朝廷更張務以厚民非務縱之以爲奸也上官所采必收公實非求迎合觀望以徇私也某嘗自謂茶鹽

酒稅經費之所仰國家法制無所措益豈容置此而勿顧所以去賞寬捕殆欲革其已甚者若其中制必徐有處置今日官司所爲恐非朝廷之意未幾果有賞捕減價之法前日又覩朝省約束勅勵上下俾協力奉法務登歲課皆如不肖所料前日官司縱弛之風果非朝廷之意固丁寧周密矣上官推行固又反覆而辯詳然不知所屬果能一切遵用之否茍遵用之果能持久而無所違失否第見官司猥多人殉所見未必能遵用之也

假有用之者未必能久而不違也人或有不用用或不能久則君相勤勤之意上官推行之力皆爲具文而公家不獲其效矣明公捺一路使命之重豈有推行朝廷之美意而使天下之人委爲虚文不使君上獲其實效哉必不然矣必欲使人人遵用久而不廢則莫若立法以制之夫法者所以制小人非所以待君子然君子嘗少小人嘗多法制者以中制爲準則君子易以俛而就小人可以跂而及今茶鹽酒稅監當之官法已詳矣登

格者有賞虧損者有罰人非木石誰不自勵所未備者
巡捕官司也巡捕官雖捕獲有賞而賞未始常得透漏
有罰而比折每可以寬至於歲課或虧則得罪減於監
當之官是其所以不甚致力於巡捕者也巡捕者已不
甚致力矣而又有所屬官司扼塞之每見犯禁物人必
曰情輕法重而先爲矜恤之辭苟有可以推移變易原
情狀者無所不至也甚者反至詬辱巡捕官司謂之騷
民生事雖情狀明白不可變改亦必減落數目遷就輕

法夫巡捕官員不能獨以一身從事必資衆力方能執獲爲弓兵者皆途巷之人惟利是嗜捕執之際亦有鬬敵人人用命忘身幹公家之事未見毫末之利而反爲所屬無辜詬辱或被笞箠人各有心誰復盡力是則獨責巡捕官亦未足以集事今出納緼造雖在場務巡邏捕獲雖有司存至於擦用舍之權使人畏不畏則在縣令縣令協心奉法使小人懲戒而不敢犯然後巡捕者可以禁遏監當者可以設法縣令不協心不奉法則監

當巡捕之官雖有過人之才無所施巧夫縣令之所以不協心不奉法者不過以其增虧無與也今明公請之朝廷使令與監當巡捕官互比較賞罰則人人不待戒而勉矣今朝廷既去往日之苛密則法非不寬厚矣又新賞捕之制則又致其謹嚴矣下不至於害民而上足以集公家之事奉而行之何往而不濟民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書曰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所謂禁物者上之所禁使民不得私有者也君禁之民違之是不用君之令

罪莫大焉安得謂之情輕法重乎凡犯禁物者率非良民縱之適足以長姦不縱未失於苛刻明公識度高遠詳達政理必有精密之畫以推行朝廷之意若清慮或在於此與有以大過于此者皆非某之所知也第以區區所懐如此不敢自隱輒以獻於下執事

上蔡司空書 按宋史蔡京傳崇寧二年累轉司空

某嘗讀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古之明王有令政於天下者多矣孔子獨取文武以爲

說者法度大備而百世無以加之也帝王之法自伏犧
氏肇始開端而後世聖人代有興造更神農太昊少昊
高辛而至於陶唐氏之時其體乃底於成全故稱陶唐
氏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雖然體則成矣應變適
時之用猶未也更虞涉夏踐商迄周事異時移人非物
改汙隆俛仰險易淳漓有簡有繁一文一質而世故之
變始盡矣應變之用始備矣後世雖有來者不能外於

此也故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帝王之制物無不備而足以爲後王法者莫尚於成周故孔子祖述堯舜而憲章文武成周之政自都城以達四方由官府以逮邦國本末小大莫不備具而庠序之教人材之務尤在所謹是故天子有辟雍諸侯有泮宮絃誦之室遍於海内教養之術備及書數原省之制詳以歲月故能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因備成之會成文武之業以極太平之盛俾後世無以加之者成王周公之力也微成王周公不得致其道微周公成王不能底其績故古之人稱成王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稱周公曰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夫秉備物之運講明良之會而後成者必得重熙累洽光明盛大之時聖君賢相同心一德然後能舉而行之有一不然未易擬議孔子贊述其事載之方策非不明且詳矣然而曠世歷年如此之久曾未

聞有作興者德不足而道未易明也漢明帝為之勤矣既其文未既其實唐文皇慕之篤矣得其末不及其本以漢唐之盛莫能庶幾其梗槩又況茍安粗定日不暇給之時乎嗚呼時之難遇而道之不易見也如此數千百歲之間一遇而見之者其可不以自喜而知幸乎恭惟國家自建隆以來明聖繼作積德累功昭事上帝寵綏下民日月光華百五十餘歲矣雖三代之隆未有若此其盛也熙寧初奮然以文武之道作新天下時則有

若荆國文公相之辯斥流俗發明妙微神謨聖烈丕顯光大崇寧改元睿謨駿發遴選輔相圖回大猷司空僕射相公以高才碩德茂實雅望簡在宸衷入秉鈞政修荆國之舊任周公之重朝夕獻納以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爲先務方策所載文武之政罔不修舉故庠序之教達於海隅縣邑之遠小作成之政至於字書圖畫之致曲所謂千載一時不世遇之嘉會也某不揆簿書之暇嘗有志於小學竊自以爲聖人制作六藝之事莫

不本之性命而原於道德能達玆理然後盡其妙因集前人之餘論條以所學作書說十三篇書之簡以備遺忘侯博達君子質問而求益焉仰惟朝廷闢黌宇建官司以是訓廸士類作新人才此有識者所宜夙興夜寐專心致志以副上之長育有聞者所宜竭盡底藴效其術業以備上之採擇之秋也茍爲默默退縮於隱隘之地而不知奮是自棄於不世遇之嘉會也可不惜哉某前日不量疎賤輒繕寫其書恭詣閟下投進謹用編録

副本并誦所以進書之說俯伏鈞屏塵獻伏惟高明特
賜幸察干冐威嚴下情戰慄

上蔡大資書

某嘗謂昔者周公相武王繼文考之志而述其事誅受
翦商修復成湯之舊奉夏后之成績疆理天下通道於
九夷八蠻由九經九緯而屬之鄉遂之徑畛涂路由六
鄉六遂而屬之九州之邦甸侯衛由五侯九伯之境以
達乎四海八荒之外朝聘貢賦往來流通武衛文教震

疊薰沐出於中者至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而後已至自外者梯山航海重譯數十必達於輦轂之下天下如一而無有内外遠近之異以極夫唐堯光被之盛何其偉歟故曰王者無外其後數百歲文武之道散佚勿嗣或在於野或在四方國自爲政家自爲俗内外離貳道路壅塞天下不通而本末始異矣孔子出習周公而師之修明王道以垂世立教車轍馬跡周流乎四方陟夏禹之所至覲文武之光烈三千之徒勇若仲由猶

不及從惟顏氏之子獨能與之周旋故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雖夫子奔逸絶塵而回也瞠乎其後然而未始或相失也道路之曲折山川之險易人物之剛柔風俗之厚薄食飲之嗜好服用之宜制遠在八荒之外顏氏之子皆能習其形而達其情識其故而知其所自夫子自衛返魯集弟子於洙泗之上論內外之事物考本末之情狀觀堯舜之盛大察文武之制作以修周公之業文學之博如子游子夏言語之辯如宰我子貢未始

得聞其緒餘言之所及惟顔氏之子一人而已回也又嘗習知夫子之事聞其言則達其旨曾無疑異之辭故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某不揆輒綴集前人餘論條以所學爲書畫之說此亦越之南燕之北營之東蠡之西一都會之談也先生運精神動心術於廟朝之内從事乎高明盛大之業久矣固嘗以其餘暇游戲於四方萬里之外覽觀乎本末小大之致焉某雖不肖竊有心乎顔氏子之事自

念私門下獎誘之澤有辰矣庶幾許在與言之列得遂達所習而不失其初心曷勝幸甚書說三卷凡十三篇謹繕寫爲一編隨此塵獻干冒鈞嚴戰惕無地

上梁叅政書

按宋史梁燾傳元祐初以諫議大夫召與劉安世交攻蔡確遷御史中丞元祐七年自翰林學士連拜尚書左丞與蔡京不合丐去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以寵之鎮書有云閤下翔泳臺省再更星霜遂總綱轄參斷國論其爲上燾書無疑第史載燾所歷官未嘗有參政之名或以其爲左丞及同使而稱之耶

某聞在昔甯子居齊脫飯牛之役輟叩角之歌而秉其

政虞卿之至於趙也一見賜之黄金百鎰白璧一雙而
又封萬户侯列爲上卿以相其君近世馬周之遇唐文
皇脱韋布綰章綬亦不閲歲月而致位公輔古之人何
遭遇之特達而進任之超拔歟竊嘗以謂强霸之主縱
横之世得士者安榮失士者危辱於斯時也有能揣摩
矩模捭闔利害者皆能震悚時君重輕輔相俾有國者
忘萬乘之貴以下之深信其人而驟寄以政故齊趙雖
大其遇二君子如是之厚也唐文皇統一海内比隆周

漢雖外絶敵國之虞士無紛離之勢與齊趙之君不類
然除隋之亂彫敝猶在睎古之治法度未完想見異人
欣聞篤論故亦如是之急也由今日觀之事殆不然天
下方制萬里奄禹之跡勢異乎齊趙之國遠矣神聖繼
作祖唐憲周道隆法具有新無弊事異乎唐文之時萬
萬矣閤下翔泳臺省再更星霜遂總綱轄參斷國論付
畀重寄簡在淵衷又何如是之隆邪乃明聖圖治日想
俊哲苟得其人不待積久高才碩德遘遇盛時政猶良

樂登車騄驥在馭周旋易道馳騁坦途一日千里故非虛語某往歲備員湖外得瞻識鈞表前日台旆暫總民部某又得在屬吏進干典謁預聞教令今茲參贊大政甄陶人物天下莫不延頸想見風采況如某者承教有日復得備員近在輦轂之下某敢自棄不圖進於門下伏惟鈞慈特賜矜察仰冒威嚴悚恐無地

上中書梁侍郎書

某聞昔樊遲問知於孔子孔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孔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士莫不貴以明知已以智知人然得天下之英豪而因不失四海之多士則知人之智莫大於是故夫子以帝王之事言之大有爲之君常引一世之人成一世之務其盛德之事嘗善救人而無棄人夫進賢者而貴之使不肖革心而好德擇智能而任之使愚者勸而知勉其事甚簡其道甚易人材不勝其用而天下之事不足治古之聖王底大功成大業者莫不出乎此故子夏聞之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

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逺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逺矣舜湯知天下之務待人而後成多士之材有作而後就一人之聦明不足以周知天下之士而取之也故發大智以察羣才蒐選英豪而付以政事賢智思奮愚不肖革心而無淪胥敗類之人矣明哲之輔夙夜在公旁求俊彦以副君上委任之重故臣主一德天下乂寧茂實髙名萬世咸仰厥後大君子踐公輔之尊受舜湯之寄懐伊臯之心以事其君者莫不孜孜以推

轂人材爲己先務故天下之士聞風知歸宅心慕義恭
惟中書侍郎閣下道與之貌世濟其美生於相門綽有
公望某曩歲備員湖湘獲趨鈞屛嘗蒙頒示新詩許令
賡屬輒以蕪纇形容高明故有世德盡知公望在象賢
時見慶源長之句雅量恢博特被稱借當時識者咸謂
知言今日循雅若合符契星霜換移未踰一紀閣下總
司憲漕揚軨朔南入裕邦儲出尹天府兼華殿閣踐履
中外旌麾所至名實上聞眷注彌深遂參機政歷綱轄

之要切陟西要之深嚴任遇之隆此虞舜成湯所以待皐陶伊尹之舉也故閤下亦以伊皐之事業敦美朝廷利澤天下嘉謨讜論啟沃之餘蒐閱人材經營大政盻睞所及寸長片善咸被器使靡或有遺四海之內懐奇抱術之士莫不延頸伸眉想望風采況某者獲瞻履舄親承教令積有年矣今兹備員復在輦轂之近敢不奮勵進干典謁以蘄出於鑪錘之下雖駑鈍不足追逐多士仰副人才之求尚冀以平昔嘗得瞻拜清塵隨其所

能未或遺鄙伏惟鈞慈特賜矜憐幸甚幸甚冒瀆嚴重

下情畏惕之至

乾隆御覽之寶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四考證

第一頁前四行　蔣樞密考宋史當是蔣之奇謹加案聲明

第三頁前一行　蔡樞密考宋史當是蔡卞謹加案聲明

第三頁後二行　不揆下原本衍不自知三字今删去

第七頁前一行　許侍郎考宋史當是許將謹加案聲明

第八頁後三行　安樞密考宋史當是安惇謹加案聲
明
十一頁前五行　德字下原本脫隆字今據文補入
十二頁後一行　違字原本作為今改正
十四頁前二行　載其道於百世原本脫道於二字今
據文補入
十五頁前一行　二三異意蓋指司馬光等謹加案聲
明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